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宋夏关系史

李华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宋夏关系史

李华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夏关系史/李华瑞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651-8

I. ①宋…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北宋 ②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夏 (1038~1227)

IV. ①K244.07 ②K24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8773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宋夏关系史

李华瑞 著

Song-Xia Guanxi 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8.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中国古史的史料，号称汗牛充栋，欲深入治史，非分朝断代不可。然而研究断代史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其视界囿于某朝某代，也会影响研究的深入。因此，兼治某些相近的断代，就不失为一种变通的方法。由于中国古史的史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其中清代的史料更超过以前各代的总和，也使人们有条件兼治若干相近的断代史。例如研究先秦史，可兼治汉代史和清代学术史。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习惯上作为三个断代，其实完全可以作贯通的研究。辽、宋、西夏、金、元各代，也应当尽可能作贯串的研究。但明、清两代史料太多，原则上应以某朝为主，而以兼治为次。以上的设想当然并不全面，治史者研究之妙，存乎一心，贵于不拘一格。

李华瑞先生研究宋史积年，涉及的领域不少，成绩斐然，他从研究宋朝军事史，进而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宋与西夏的关系，就是突破断代史局限的可贵努力。

人们对西夏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是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不管其中曾有的国间关系的不平等，并作为中国史的组成部分，这与唐人修南北朝诸史一样，无疑都是十分恰当的处理。但元朝史官却未为西夏单独修史，而是作辽、宋、金三史的外国传处理，尽管在《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赞中也说，“夏之立国久矣”。“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徼幸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事实上，西夏所占的汉唐故土，后又入元朝版图，而儒学又在西夏文化



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夏是个多民族国家，其所辖的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的遗裔大抵成为今天的汉人。由此可见，唯有将西夏史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个断代史，才是实事求是的处理。

西夏史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还是近十余年的事。这得益于：一方面传世的西夏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出土文物的发掘；另一方面广泛网罗辽、宋、金、元各代，特别是宋代的丰富史料。这使西夏史的研究形成了近代科学的体系。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同为死文字，而契丹文和女真文的传世史料过少，以致对契丹文的解读也尚有困难。西夏文与之相比，可谓得天独厚，其文献之富，在中国古代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中，也少有匹俦，今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世瑰宝。由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并无一部如同辽、宋、金史那样的正史，而辽、宋、金三史的西夏传过于简略，至于清人所编的《西夏书事》之类，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当史料使用的。因此，博览群书，特别是从当时最丰富的宋人记述中搜剔有关资料，对于西夏史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西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对此已做了反复的梳理。作为两个断代史的交叉课题，其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无疑又超过西夏史的不少其他课题。正如李华瑞先生所说，在宋夏脱离直接接触之前的近一百五十年间，双方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的时间占四分之三以上。西夏是个小国，虽然难于单独与北宋争衡，但它给北宋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困难与损失，却要超过辽。从另一角度看，辽虽也与西夏发生战争，但总的说来，尚未对西夏构成太大的威胁和损失，而对西夏存亡真正形成最大的威胁，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大国，正是北宋。从李继迁到元昊三代，经过不屈不挠的争战，西夏终于割据了西北一方，却又未能达到与北宋、辽平起平坐的战略目标。从宋神宗到宋徽宗三代，北宋发动规模巨大的战争，占据大片土地，使西夏国势危困，却未能实现吞灭西夏的战略目标。宋夏关系史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十分复杂和广泛的方面，其中既有双方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经济和文化背景，民族成分、民族差别和人口，政治决策，军事地理形势和条件，战略和战术，外交政策，制度和惯例等，还涉及双方与辽、吐蕃、回鹘等的复杂关系。

李华瑞先生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和分量，对宋夏关系各方面的问



题、因素和背景，作了巨细无遗的论述。其搜采之富，篇幅之大，范围之广，研究之深，论析之详，为前所未见。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确为更上一层楼之佳作。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宋夏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不是一块荒地或半荒地，而是经反复精耕细作、亩产量颇高的沃田，要使其亩产量更高，良农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事实上，本书的不少章节，特别是若干附表，都显示了作者水滴石穿一般的功夫。

依我个人的体会，此部专著的成功还须归结为两条。一是作者的史识。作者站在现代民族平等观的思想高度，而又充分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地论析历史上的宋夏关系，作者具备现代中国人渴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理念，而又客观地、科学地论述了西夏暂时割据一方的各种条件和因素。二是作者的宋史功力。就宋夏关系史的课题而言，没有较深厚、较广泛的宋史知识，就绝不可能完成专著的撰写。作者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丰富的宋代史料的搜掘，确实下了更多的工夫，因而能有不少新论述，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此意义上说，本书正是作者由宋史而兼治西夏史的硕果。

中国近代史学走着一条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我们年龄在六十上下治史者上推，一代不如一代，可谓是无须讳言的客观事实。但长期以来，我个人也一直真挚地期盼着，在我们一代人之后，又能一代胜似一代。近二十年间，尽管仍有很多不能使人满意、甚至令人气愤的问题，但总的看来，中国史学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年轻学者辈出，著述成林。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大致只需一篇好文章，便可一举成名。十年全民族亘古未有的惨重劫难结束不久，我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曾撷拾女作家丁玲当年的“右派言论”，说要提倡“一本书主义”。但曾几何时，目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一般都达到了专著的分量和水平。所以我有一次对人说，“一本书主义”已经过时，现在需要提倡“多本书主义”。这个简单的事实，还是反映了学术进步的一个侧面。当然，著述剧增，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鱼目混珠、急功近利式的作品也大量涌现。出书不论优劣，都有好评。愈是平庸低劣，就愈需要有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式的书评，这似亦势不可免。但是，任何一个珍惜自己学术声誉的人，是不会将不成熟的作品，轻率地付梓的。

近五十年间，中国内地事实上并未出现过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史学大师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与之相亲的若干人的吹嘘。依个人之浅见，史学大师的标准有二：一是其学问确实在同时代的众学者之上，而为众所公认；二是他能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史学研究新路。在电脑技术日益普及的形势下，未来的史学名家以至大师，也许不会以精通某个断代史为限，而能精通若干断代史。这可能是史学人才竞争和发展的趋势。

王曾瑜

1998 年



宋
夏
关
系
史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宋初西部边疆政策	4
一、宋初的统一谋略	7
二、宋太祖对西部的经营	11
三、李继捧入朝与宋太宗削藩	14
四、关于李继迁反宋的性质问题	17
五、太宗朝晚期政治方针的转变与宋夏关系	20
六、反战论与真宗朝姑务羁縻以缓争战政策的形成	23
第二章 宋仁宗、英宗时期的对夏政策	32
一、元昊的偏霸策略	32
二、元昊上表与宋夏关系的破裂	35
三、攻守之争与反战论的发展	37
四、庆历新政与庆历和议	42
五、整饬边防与谋取横山政策的提出	45
六、夏谅祚继位至宋英宗去世间的宋夏关系	48
第三章 宋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对夏政策的发展演变	53
一、宋神宗与王安石制夏思想的异同	53
二、熙宁元丰时期对夏战略进攻政策的形成	56
三、熙宁元丰时期反战论的主张及其影响	65
四、元祐时期绥抚西夏政策的形成	67
五、宋妥协退让政策的失败与绍圣元符拓边 政策的形成	71
六、宋徽宗时期拓边政策的发展	76
第四章 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82
一、宣和靖康时期的宋夏关系	82



二、南宋与西夏关系的发展演变	87
第五章 宋夏战争论（上）	95
一、北宋的西部军队	95
二、西夏的军队	114
三、地形与宋夏战争的一般关系	121
第六章 宋夏战争论（中）	126
——宋夏战争重要战役概述	126
一、夏州之战	126
二、第一次灵州之战	128
三、三川口之战	130
四、好水川之战	131
五、定川寨之战	133
六、绥州啰兀城之战	135
七、第二次灵州之战	139
八、永乐城之战	144
九、兰州之战	147
十、平夏城之战	149
十一、统安城之战	152
第七章 宋夏战争论（下）	156
一、宋夏战争诸阶段的划分	156
二、西夏的战略进攻与北宋进攻战的失利	157
三、北宋防御战的特点和抵抗方式的改进	165
第八章 宋夏缘边的城寨堡	171
一、北宋缘边城寨堡的建置及其特点	171
二、北宋城寨堡的内部结构	217
三、北宋缘边城寨堡与蕃部武装的招辑	223
四、西夏缘边的城寨堡	229
第九章 宋夏贸易与宋夏战争的关系	235
一、宋夏贸易	235
二、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贸易	244
三、从宋夏贸易看西夏侵宋的动机	248
第十章 宋夏与辽的三角关系	260
一、北宋朝野对辽夏看法的异同	260
二、西夏联辽抗宋	273



三、辽对北宋制夏政策的影响	281
第十一章 宋夏对吐蕃、党项诸族的争夺	291
一、唐末五代宋初西部诸族政治形势概观	291
二、宋夏对河西走廊诸族的争夺	294
三、宋夏与河湟吐蕃的关系	299
四、西夏联吐蕃以抗宋	309
五、北宋对西夏缘边及其境内诸族的争夺	313
第十二章 北宋与西夏交聘	328
一、北宋与西夏交聘表稿	328
二、北宋与西夏的信使制度	358
三、北宋与西夏的“外交”文书	363
尾论	369
参考文献	379
附录一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	386
附录二 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 ——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 100 周年	395
附录三 西夏纪年综考	405
附录四 自述	415
附录五 作者论著目录 (1984—2008)	427
后记	436

绪 论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在同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宋与西夏的和战关系最为复杂。辽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和金与南宋订立隆兴和约后，都基本上维持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休战和平局面。唯独北宋与西夏之间战争频仍，自 982 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占四分之三以上。因而，西夏虽然幅员、国势不如辽，但西夏给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所造成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辽给宋造成的困难。

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①。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蕞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双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去探究，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是故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毋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八十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西夏为何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本书拟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癸巳。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

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①。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末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②，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和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道德至上主义和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的一段表白就颇能说明问题：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
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
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③

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

本书在撰写之初，曾力图较平衡地描述宋夏之间的关系，即避免或以宋朝为主，或以西夏为主的印象，但实际上记述宋夏关系的绝大部分史料都集中于宋，而西夏的记述史料太少，即便是19世纪末以来，西夏文献卷帙陆续被发现，特别是内蒙古夏国黑水城遗址的发掘，使西夏学成为一门突显的学术研究，但是有关西夏与宋的第一手资料缺乏的现状仍未有大的改观。最明显的例子如吴广成辑补的《西夏书事》42卷、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36卷、戴锡章的《西夏纪》28卷，乃至日本学者冈崎精郎的《西夏古代史研究》、苏

①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②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〇，《始议二》。

③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一一。



联学者 E. I. 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和吴天墀的《西夏史稿》等著作，都是从附丽于周边王朝（五代、辽、宋、金、蒙古）的文字记载所反映的民族关系来考察说明西夏党项人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活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夏书事》、《西夏纪》等著作实际上就是以宋人文献为主的宋夏关系史。所以存在决定意识，本书不得不改变初衷，更多地从宋的角度去考察宋夏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交代的。正是由于《西夏书事》、《西夏纪》等著作主要取材于宋人记载，而这些宋人记载在今天又大多能够查阅到，因而本书的叙述一般不把《西夏书事》、《西夏纪》、《西夏纪事本末》等书作为原始材料来使用，而是把它们作为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来参考，特别是《西夏书事》的作者掺杂个人主观意见较多。

记述北宋与西夏关系的史料典籍，当首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其次才是《宋史》等书。但以往学者在论及西夏历史时，则以《宋史》为首选材料，辅以《长编》。比如在《长编》和《宋史》同记某一事件时，《西夏书事》和《西夏纪》一般都取《宋史》所记，然后辅以《长编》，只有在《宋史》缺载的情况下才以《长编》所记入正文，这种选材方法迄今仍为相当多的学者所效法。其所以如此，大致有两个因素造成：其一，清人辑补西夏史时正处于封建时代末期，《宋史》是官方认定的正史，而《长编》则属于私人著述，地位自不能与《宋史》相比。其二，现今有的学者认为《宋史》编纂时参阅了《长编》，根据是《宋史》与《长编》有许多相同的记载，甚至文字相吻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宋史》和《长编》在取材上都采用了宋的旧官史，两者有相同之处，是不足为奇的。至于《宋史》是否参阅《长编》，就目前学界的讨论情况来看，尚无明确记载。^①

当然，以《宋史》作为论述西夏史实首选材料的做法，亦无可厚非。只是从史科学的角度来看，《宋史》繁芜，失于考订，一向为史家诟病。而《长编》记述可信程度较高，也为史界所公认，且记述的内容系广泛搜采“《实录》、《国史》、《会要》”等各种官私记载，比主要取材于官史中记述最略的纪传体国史《宋史》更为翔实。是故本书取材首选《长编》为基本史料书，而以《宋史》等书为辅。

^① 参见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

第一章

宋初西部边疆政策

西夏是党项拓跋部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党项之称谓始见于《隋书》和《北史》。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在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开始有党项人活动。党项的族源族属，特别是建立西夏王朝的王族拓跋氏的族属，是学界长期争论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根据讨论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拓跋部亦为羌系，与元昊自称的“魏拓跋氏后”不同，即不是鲜卑拓跋。一种意见认为西夏居民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不同的族系，即被统治者的党项族属羌系，而统治者拓跋氏出自元魏拓跋氏。另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族和党项拓跋氏均出自鲜卑。^①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党项族属族源于羌系和鲜卑的论争上。1995 年 8 月，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张云的《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和汤开建的《党项源流新证》两文对党项羌系说和党项鲜卑说的论证，都较以往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突破，这使得西夏民族起源的讨论在深入的同时，也更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甚至有学者撰文说，称西夏主体民族为“党项”，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科学的”^②。

对于上述讨论，笔者未做系统研究，孰是孰非不敢遽下判断，且不是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不论西夏主体民族是出自羌系还是源于鲜卑，在其形成、发展、变迁过程中，已不是由历史上的单一民族发展而来，它是一个经多民族融

① 参见白滨：《党项史研究》第三章，《专题研究综述》，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② 聂鸿音：《关于西夏主体民族起源的语文学思考》，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5）。



合后产生的新的共同体。二、西夏主体民族的最早活动从北魏开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强族政权发生了密切关系。

《隋书·党项传》和《旧唐书·党项羌传》简要记述了党项族早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党项）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隋文帝）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蒋公梁睿既平王谦，请因还师以讨之，高祖不许。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复寇会州，诏发陇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高祖谓之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①

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琚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岷、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有羌酋拓拔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暱，与之结婚。及贞观初，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李靖之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赤辞曰：“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于是率轻骑袭之，击破赤辞于肃远山，斩首数百级，虏杂畜六千而

^①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